

四川古蔺县法院诬判好人 三位法轮功学员上诉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

(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近日，四川省古蔺县法院在沉默半年后，于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以“上级审批”的名义，对三位法轮功学员宣判非法刑期。其中舒安清被非法判刑三年半，罗正贵、张自琴夫妇各被非法判刑四年。三名法轮功学员不认同法院的诬判，为维护信仰，维护合法权利，决定上诉。

一、蓄意制造冤狱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日，古蔺政法委、国保“六一零”、警察以诱骗的卑鄙手段将流离失所、漂泊在外的罗正贵、张自琴夫妇绑架，同时还绑架了舒安清。在将他们非法关押八个月后，古蔺法院惧怕民众知道迫害真相，将他们弄到泸州纳溪法院开庭；异地开庭又怕正义律师的辩护当庭揭穿他们的迫害伎俩，临时又将开庭地点改在纳溪看守所；那日正逢纳溪看守所的接见日，进入看守所的旁听者众多，于是古蔺法院又以来人太多为终止了开庭。

直到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古蔺法院对被非法关押一年多的三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

在法庭上，三名法轮功学员分别叙述了各自的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是给予人身心健康的伟大佛法，并揭露了中共对他们的残酷迫害；三人均指出，所谓证人的证词是假的。

两位律师则从法律、人权等全方位为当事人作了有力的无罪辩护，明确指出“信仰自由，炼法轮功无罪”，同时揭露出古蔺县警察在办案过程中的违法、欺骗、造假行径，如律师责问：警察在指控罗正贵的材料中，一会儿是罗正国，一会儿是罗正贵，连究竟是何人都没搞清楚怎么审案？

辩护律师同时告诫法庭要依法行事，还为法庭提供了参照案例，列举了一些地方法庭是如何比较好的对待了有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表明法庭是可以在法律、事实与法外高压面前作出明智、正确的选择。律师告诫：不能“以权代法”，审判长乱判是要负责任的。

庭审五小时中，法轮功学员和律师

都比较完整的进行了辩护。在场的旁听者说，法轮功学员的自辩与律师的辩护都太好了，太透彻了，再不明真相的都应该明白了。在法律与事实都充分证明三位法轮功学员无罪的情况下，法庭理应当庭无罪释放他们。

面对律师有理有力的辩护，审判长、公诉人等法庭人员无言以对，最后不敢宣布预先拟定好的审判结果，推说择日宣判。几天后，法庭又称：终止审理，交上级部门审批。

时隔半年以后，古蔺县法院在背后黑势力的压力下，不顾法律与事实，于五月二十八日突然宣判“上级审批”的结果，强行将三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蓄意制造了这起冤狱。

罗正贵是古蔺石宝镇政府退休干部，七十多岁，因身体出现问题取保候审在外。二十八日那天，古蔺法院通知他去拿审判结果，一去就被扣押，关进了看守所。舒安清（泸州龙马潭区法轮功学员）的母亲听见判刑的消息赶往古蔺找法庭审判长杨春梅及相关人员了解情况，法院门卫推说这些人都不在，百般阻拦舒母见人，舒母被“人民法院”挡在了大门外。舒母前往看守所也没能看到舒安清手中的那份判决书。

无罪的好人被判了刑！这样的事实对于任何一个具有正常理智的人来说，都会觉得荒谬透顶，简直无可理喻。可这样的荒唐事，这样大的冤案就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

二、法轮功学员舒安清、罗正贵、张自琴屡遭迫害

罗正贵现年七十七岁，是古蔺县石宝镇政府干部。十五年前，罗正贵夫妇都是常年多种疾病缠身的病号，几十年针、药不断，最后罗正贵还患上胃癌绝症。

一九九八年到一九九九年，夫妻俩先后修炼了法轮大法，在很短时间内，他们全身的疾病就奇迹般消失了，生命绝处逢生。

中共邪党及江氏流氓集团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后，罗正贵夫妇作

为法轮功的亲身受益者，从良知，从道义必然站出来，向当政者、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由此，他们遭到邪党的残酷迫害，曾无数次被非法关押、抄家。二零零一年，张自琴被非法判刑四年，二零零三年，罗正贵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夫妻俩双双在狱中遭受残酷折磨。特别是张自琴，她遭到恶警吊、铐、捆、打、注射毒针等几十种酷刑的折磨，九死一生。

夫妻俩第一次被非法判刑期间，张自琴的老父亲因遭此打击，病重不起，含恨离世；张自琴的老母亲被迫流落异乡；两个孩子也被迫辍学，四处打工谋生。而大儿子在流离失所中因病重无钱医治，孤独身亡；刚出世的小孙子也因无钱送医院抢救而不幸夭折。

罗正贵夫妇出狱后，仍然被警察跟踪、监视，骚扰不断，退休金被剥夺，住房被抢占，他们被迫离家。如今俩人再次被关入黑牢。

舒安清，四十岁左右，原泸州电业局优秀技术人员，他在工作中处处以“真善忍”要求自己，从不与人争抢名利。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舒安清遭到非法抄家、骚扰、劳教、流离失所等迫害，他被剥夺工作、单位的住房；他的父亲在恐惧与担忧中含恨离世。舒安清开个小店维修电器，养家糊口，但也不得安宁，经常被警察监视、跟踪，他被迫离家另谋生路。舒安清被绑架后，他的母亲、儿子顿失生活来源。

当时听到舒安清在法庭的自述时，旁听者有的流下了眼泪。舒安清在庭审结束时向法庭递交了一份辩护词《我的故事》，慈悲平和的向司法人员讲清真相。

信仰“真善忍”无罪，传播信仰、维护信仰无罪。古蔺县法院法庭人员明知三位法轮功学员是无罪的，但是他们还是选择继续追随中共的迫害政策，再次以判刑的恶毒手段将三位法轮功学员推入冤狱。（接下页）

四川资中楠木寺劳教所迫害陈桂珍致失明

（明慧网通讯员四川省报道）泸州市叙永县外贸公司六十四岁退休职工陈桂珍，九八年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无病一身轻，家庭和睦。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陈桂珍曾被非法关入四川资中楠木寺劳教所非法劳教，期间被打毒针造成失明，父亲受打击而离世。现在陈桂珍一家仍被当地不法之徒监视。

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叫陈桂珍，因多种疾病缠身，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炼功后不久，我的多种疾病痊愈，脾气也变好了，家庭更加和睦了，工作也比原来做得更好了，给单位和家庭节约了一大笔医药费。因法轮功功法好，功效显著，简单易学，免费教功等特点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在传出的短短七年间就有上亿人修炼。可是，小肚鸡肠，无德无能的江泽民出于强烈的妒嫉和惧怕，在99年7.20开始了对法轮功史无前例的迫害。

我由于在大法修炼中受益匪浅，知道大法好，于2000年2月下旬到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恶警强行抓上警车拉走关在某处铁栏里。问名字、在哪住？我们为了不給地方行政找麻烦，不报姓名，他们就用酷刑折磨我们。脚杆、手杆打抻，两手各提一个很重的包包转圈圈，直至转昏摔倒在地上；还不说姓名，就用飞刑：脚杆、手杆打抻，弯腰70、80度，两手往后向上举；再不说，就给我上背铐，即“苏秦背剑”；再不说，就拳打脚踢，导致我小手指一年多都没有知觉。

后由叙永县警察吴某某、外贸公司经理李富华和泸州一个头头把我押回，关在叙永县看守所，身上1000多元钱被没收，然后他们又勒索家人5000元，20天后放回。

2001年1月22日，我在家照顾外孙女（一岁多），叙永县经贸局范某某、警察610黄烦宣来叫我到办公室谈几句话，我把小外孙抱起跟他们走，出我家门不远，就把我和小外孙女绑架到消防大队里面

的洗脑班。饿了一天，到了下午6点过，消防队一个李姓小伙子看不下去了，他去买了两个馒头来，拿给小外孙女吃，到了晚上外孙的舅舅才把外孙女接回，我被关了一个月才放回家。

2004年2月16日早上7点钟，我正在喂外孙女牛奶，经贸局范某某、黄烦宣来敲门，我把门打开，叫我到办公室去谈几句话。结果把我骗到公安局，到了公安局，我质问他们，你们要谈啥子，快点谈，谈了我好走，我要照顾小外孙女，他们叫我等着。大约等了20分钟，喊我出去上一辆警车，我不去，几个警察强行把我拉到警车上，再拉到新区看守所，到了看守所叫我签字劳教一年，我不签，我就绝食，待第二天一早就把我送到资中楠木寺劳教所非法劳教。

来到劳教所七中队，队长张小芳就叫我面壁，安排三个杂犯包夹我，叫我蹲军姿、坐军姿，不准睡觉，不准喝水，不准上厕所。晚上双手交叉背铐在床头铁架上，我仍然不“转化”。下午，她们就用小碗装了半杯冷豆奶强行叫我吃，当时我认为她们是好心，不知里面下了毒药，我就吃了。可是，吃了以后到了晚上，突然心速加快，好像心都要蹦出来了，全身抽搐，走不动。第二天上午恶警、恶人就把我弄到医院里强行给我打针，打的什么针不晓得，过后大脑失去记忆，然后三个包夹强行把笔拿到我手里，抓住我的手写所谓“三书”。

“三书”写了还是不让我上厕所，不准喝水，叫我挑粪，挑了几天，全身都是粪，挑起粪担脚杆打颤，走不动，但还是要做。挑粪后不准洗澡、洗脸，只准洗手，白天苍蝇几十、上百的在身上扒着，撵都撵不走，肚脐眼又发炎、流脓、流黄水，真是苦不堪言。

吃豆奶、打针后，没有自己的思想，叫做啥就做啥，没几天左眼发痒，慢慢就看不见了，到现在完全失明了，一点都看不见了。把我抓到劳教所不久，我父亲就活活被气死了，死前还叫着我的名字。因我对他最孝顺。在劳教所里，洗头、洗澡就一瓶温水兑小半桶冷水，不准讲真话；家属接见时，恶警事先威胁说：你们不

该说的话就不要说，说了你们要晓得。比如：同我一起接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她与她儿子接通电话后，说了几句简单的话，回队后，恶警廖洁如就给张小芳讲，张小芳就拳打脚踢暴打老太婆。当时我儿子也与我接通了电话，我怕承受不了酷刑，我不敢接电话，我就没挨打。

2010年8月13日上午10点多钟，我丈夫买菜回来开门时，社区、街道、派出所、政法委“610”一行十几个人闯进我家，叫我去学习几天，还说是“去乘凉”。我不配合他们，不去，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强行把我抬起，在楼梯间撞来撞去的，从6楼抬到楼下塞进警车里，立即就把我拉到了古蔺黄荆老林洗脑班。

洗脑班是全封闭的，40多度的高温，没有电扇，还不准我开窗子。两个包夹轮换出去透风。目的要我“转化”，我不“转化”。拉到洗脑班我就绝食，绝食4天半后，出现严重高血压，人都变形了。他们怕出问题，才叫我儿子把我接回家。回来后，绑架时在楼道里胸口和膀子撞成的瘀血，回家后十多天都没有散。

2011年10月20日，叙永县警察、政法委610、社区、派出所、女儿药店的药监和一个执法队、一个领导一起到我女儿家连续5天做我的“转化”工作，强行给我拍录像。政法委书记叫我百分之百的必须“转化”，我回答：百分之百的不“转化”。

他们一直跟踪、监视我，在家里、楼下、送孙子上学的路上，他们都开着小车给我录像。他们为了个人、小集团的利益，肆无忌惮地干着坏事。◇

（接前页）古蔺县参与迫害的直接责任人：聂海波，原兼管政法委的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周全，现古蔺县公安局局长；欧鹏，古蔺县政法委书记；付旭，古蔺县公安局“六一零”头目；张显文，古蔺县国保大队长、“六一零”人员；张聪，古蔺县检察院检察长；何刚，古蔺县检察院具体办案人员；文耀全，古蔺县法院人员，一直经办迫害法轮功案件。◇